

一張車票

我的皮包裡放著一張從左營到台北的高鐵票，車次時間是 2010 年 12 月 16 日晚上七點半，由於時間有點久了，上面列印的字體已退掉，只剩下橙色模糊的票面。從拿到車票的那刻，我一直隨身帶著這張票，因為這是星雲大師幫我買的。

2000 年春天，《人間福報》創立的記者會上，我奉報社之令，前往採訪星雲大師，那是我初識大師和佛光山的法師。記者會上，我專注地聆聽大師創報的立意，聽聞「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長流五大洲」，覺得是個弘法的大藍圖，便擷第二個句子作為採訪稿標題。

秋天，我進入《人間福報》協力藝文組的工作，那時文壇還經常舉辦一些雅集和參訪，當《人間福報》創刊兩周年時，我們在台北道場舉行「福雅集」活動，諸多文化人士與會，場面溫馨。又一次，我和一些作家前往佛光山參訪，當作家們搭乘的車子方到，便看到大師一襲長衫，莊嚴偉岸地在傳燈樓前迎接。眾人被接到傳燈樓上的會客室坐定，由陪同的法師依次介紹，首先是一位年過七十的資深女作家，她起身來到星雲大師面前，屈身跪下頂禮，大師立即制止說：「不要跪，你這樣子，其他人怎麼辦？」實際上，座中的作家們不全然是佛教徒，當聽到大師如此說，我不禁鬆了一口氣，因為我正躊躇著待會兒輪到自己時，要不要下跪。我在旁默默觀察這一幕，當下覺得大師的胸襟寬大，對人對事通容，能夠同理並包容個性不一的文人。

一年後，我因回到學院讀研究所，辭去《人間福報》藝文組的兼職工作，在上課工作之餘，偶爾到台北道場聽經聞法，對大師所主張的人間佛教精神有些認識，也和原來一起工作過的法師們時相往來。2004 年，我和先生以及數位學者一起前往富士山下的本栖寺，參加由美國德維學會主辦的「佛學與文學交會」會議，在為期一星期左右的活動，我和寺裡以及幾位與會的法師們有更進一步交談的機會，對佛光山的僧眾更加認識，此後大師在台北若有講經大會，我多半恭逢其盛，也開始長期閱讀大師的著作，並將其中的一些道理應用在生活當中，例如讀到〈財富〉一文，瞭然原來財富並不是只指金錢，它還包含智慧、健康、容貌、才能、精神的……，也明白上天不可能讓個人諸財俱得，因而對於生活中的某些不足，得以坦然以對；又如〈老二哲學〉裡的「以退為進，你大我小，你對我錯」，也對彼時在職場上遇到挫折的自己，有如醍醐灌頂，懂得在日常工作中安頓身心，與人為善。後來，同事們相繼離開，一位男同事臨走時對我說，他覺得我是單位中最「厲害」的人，因為我誰都不得罪。他哪裡曉得，我一直奉行老二的哲學，縮小自己，做好份內的事，在人事紛爭的職場中，自然不易成為別人對付的目標。

幾年聽經聞法下，我逐漸契入佛理，進而和母親一起皈依大師座下。母親皈依不到一年，因病往生，我和家人為了母親的後事，初次踏入佛光山在彰化市的別分院福山寺尋求協助，結果得到師父們多方照顧，佛事圓滿，帶給家人很大的撫慰，也更進一步結下我和佛光山的法緣。

2010年2月，先生從中央大學文學院長任內，借調到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擔任館長一職，夏末某日，我從彰化搭高鐵回台北，車至桃園，接到先生的電話，說剛剛星雲大師來參觀了文學館，現在已離去，我聽後，立即打了通電話給隨行的一位法師，告訴他我正在路上，錯過陪同參觀。法師跟我講了幾句，告訴我大師要和我說話，我當下不免有點緊張。大師接過電話，語態自然，讓我放鬆交談，他先向我問好，然後邀我和先生孩子有空到佛光山玩。

當時，大師以自己的版稅所得，成立了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，由此基金會率先承辦的星雲真善美傳播獎已辦了兩年，對媒體老將和新人的表現多所鼓勵。大師素來重視寫作和文學，於是想要再舉辦一個全球性的華文文學獎。

為了挹注一點專業，我和先生在秋天專程到佛光山去拜見大師，希望能對這個新獎項的設立有些助益。當天只有我們兩位客人，談話過程中，大師提到他少年失學，很多忠孝節義、做人處事道理，都從歷史演義中讀來，此外又談到報導文學的影響力是其他文類難望項背的，但隨著時代背景改變，報導文學的榮光不再。談話之間，逐漸有設立現代相對冷門的歷史小說、報導文學以及人間佛教散文的輪廓。接下來是命名，來回推敲，「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」的名稱確立，然後大師當場委先生以此獎項的主委一職，他說「我們不是找不到人，但幫佛門做事，也是要有因緣的」。先生當下承諾，請大師放心，我們夫妻會盡力去做。

語畢，我們起身準備告辭，先生公務繁忙，要趕回台南，我則自己單獨回台北。大師知悉後說，他們也可以送我去左營搭高鐵，因為當晚他要到南屏別院開示，然後他轉頭問我：「你要跟誰？」我不假思索說：「當然跟師父！」大師聽了，臉上看不出甚麼表情。

這時，侍者請我們移位，讓先生吃碗麵再離開，也是晚餐。大師喜歡吃麵，因為麵食最簡單，也曾跟徒弟說，當他的弟子要愛吃麵。過去出入佛光山的道場，我們都被款以精心的素席，這是第一次如此的家常，且就在開山寮和大師一起吃素麵。素麵佐以一碟漬菜，平常卻有味，我們愉悅的享用著。

餐後，先生回去台南工作，我繼續留下來，等待和大師一起下山。我獨自坐著，左看右看，發現牆上的掛鐘快十分鐘，一問才知，是故意撥快的，如此出席活動才能早到些。天色漸晚，不一會兒，大師和幾位長老、隨眾已經準備好要下山前往南屏別院了。我們一起上了一輛休旅車，大師坐在副駕駛座上，其他人則依序坐在後面，車上只有我一個在家眾，但和大師與法師們談話間卻自由自在，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。

車子開到左營站暫停，讓我下車，我站在車旁和大家揮手道別。大師把車窗搖下一半，伸出手來和我握別。八十多高齡的他，手上戴著一隻樸素且有點舊的毛線手套，我握著他寬厚有力的手掌，心裡湧起一股暖流和慚愧，不知自己有何德行，竟讓大師親送到高鐵站。我催促陪同下車的大師侍者趕快回車上，他說要送我到車站大廳，我一聽急了，跟他說不必，我知道路的，請他趕緊上車，這時，大師一行人的車卻已駛離停車場。

我跟著侍者法師進入車站大廳，他要我先等著，便匆匆地去購票處，一會兒回

到我面前，遞給我一張高鐵票，我心裡實在很過意不去，又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接下他幫我買來的票。他告訴我，這是大師的交代，要我進站準備搭車。我關切的問他要如何回去，他神色自若說自己會回，請我放心。

我進了月台，找到車廂，才發現大師幫我買的竟是商務艙，當下受寵若驚，那是我第一次坐商務艙，我在左營駛回台北的黯夜車行，啜飲著服務人員送來的熱茶，心中充盈的盡是大師從毛線手套裡傳來的慈悲暖流。從那天起，大師幫我買的這張車票，一直沒離開過身邊，即便出國，我也都隨身攜帶著，就像是護身寶。

自 2000 年初識到 2010 年，是我追隨星雲大師的第一個十年，以一張車票為誌。

蒼筤院遇呂碧城

芽籠，在新加坡河東岸，過往是一片片椰林樹叢，如今是當地著名的合法紅燈區所在，更有不少華洋、印度、馬來伊斯蘭的廟宇清真寺和教堂。我來過新加坡數回，這是第一次到芽籠區，為的是去尋找你的行跡。

我一直在想，該如何稱呼妳較適切，「一代詞人」、「才女作家」、「大公報第一位女編輯」、「中國第一位女校長」、「女企業家」乃至「一代名媛」，思前思後，覺得還是稱呼妳「呂碧城居士」最自在。

碧城居士，雖然我不願承認，但從中年遇到你之後，恍惚有一條隱形的線索在你我之間拉距著，一樁樁的巧合不免讓人心驚。晚你一甲子多出生的我，如今正是你在世的最後歲數，回首，我已隨著你的牽引，

當我費了超過六年的時間，窮己之力，遍查海內外所有關於你的資料及足跡，完成《呂碧城文學與思想》這本博士論文後，忽然發現我自認盡力的資料蒐集裡，漏了一份資料，那是你曾經送給廣洽法師書「香光莊嚴」的一幅字，上款題「廣洽上人正」，落款「呂碧城」及私印，那幅字被保存在新加坡芽籠區的廣洽紀念館。輾轉看到這幅字的影本，我感到有點迷惘，因我熟讀李保民先生為你撰寫的年表，在 1937 年 11 月，55 歲的你「由九龍搭郵輪離港，三天後抵新加坡，下榻黃典嫻女士處。登船之日，佛教同道購鮮果歡送。旋擬往檳嶼小住養病。俟春暖赴歐」。只是當初苦苦尋不到你在新加坡和檳城的進一步線索，我在 1990 年初，曾擔任過檳城光華日報駐台通訊員，透過檳城報社同人查尋，沒有查到任何的蛛絲馬跡，新加坡亦然。於是當我發現了你曾贈字與廣洽法師後，相關的人與事全湧上來，廣洽法師在南普陀曾為弘一大師侍者，他和豐子愷一起完成護生畫集六冊的編印，他們在中國努力推行護生運動；與彼時在歐洲力主「戒殺」的呂碧城遙呼。從看到「香光莊嚴」那幅字起，我就知道得去一趟新加坡的廣洽紀念館。

幾年後的現在，我來到蒼筤院門口，眼前這座紀念館在 2007 年重新整建開幕後，已變身為一具有設計感的新式建築，入口處採開放的中式燕脊亭閣式，梁下掛著黑底金字的「蒼筤院」三字，踏入圍牆內，有一方小小的院落，栽植樹木、盆栽，主建築物是一棟白牆藍色琉璃瓦的三層樓房子，門楣掛著舊的「廣洽紀念館」的木匾。

我進入屋內，大廳裡正在進行周日的共修活動，這個大廳也是佛堂，十幾位白髮蒼蒼的男女居士們，身著海青，放掌在室內經行，一面口中唸著阿彌陀佛聖號，看來是修淨土法門的。大廳的兩旁玻璃展示櫃裡，展覽一幅幅的字畫，我一眼就看到你送給廣洽法師的那幅字，為免打擾居士們，我直接上了旁邊的樓梯，打算先去參觀二、三樓的展示廳，等他們共修結束，再來看一樓的作品。

往上爬著，心裡翻湧的都是和你相關的片斷，多年來，因著冥冥之間的牽引，我先是去了你第一個工作的地方——天津《大公報》過去在法租界哈爾濱道的舊

址，那時的女年方雙十，卻以文采美貌名聞京、津，身邊不乏名聞一時的權貴名士，以及不斷的酸言酸語，同樣將生命最黃金的歲月付在編輯台上的我，當然明白箇中滋味，文人相輕，放在編輯台上亦然，同儕之間不但明裡來，也暗地來，人際之間的複雜糾葛，讓人身心俱疲，而且不從與訴。在外酬酢交往，為的是能搶刊各報覬覦的名家作品，酒酣耳熱，不免有讓人難堪的言行，卻只能笑臉以對，我寫過一篇〈酒後〉，結語是「初始，渾不知酒味，而今，略嘗酒味，更解人情。」

然後在世局變動，你發現老闆袁世凱有稱帝野心，毅然辭去秘書工作，攜母南下上海，在這個滾滾的十里洋場，你經商有成，過著往來無白丁「一代名媛」的摩登生活，你居偌大別墅，擁手槍，還狩獵，別墅裡經常的笙歌舞會，身著露背華服，走在流行前端的你，成為小報八卦版的最愛。我也愛上海，我喜歡在繁華的大都會中行走，一面自嚙內在的孤寂，我也如同你一樣，喜愛追逐摩登，對於制式和重複性，打心底厭煩。

我還跟著你到紐約，走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，遙想你離開上海，搭船經月遠赴此校修習藝術。此後的歲月，你多半居住在歐洲各國，德國、英國、瑞士，還去法國、維也納、義大利，那是我至今望塵未及的，那時，中年的你在歐洲過著上流社會的日子，卻在因緣際會下，撿到印光大師宣揚淨土的傳單，再加上諸多巧合，讓你從此對淨土深信不疑，並且當下斷葷如素，從此開始致力推動「戒殺護生」運動，並從事英譯佛典。從世俗的眼光看來，你一系之間從奢華轉為簡樸，變化太大，不過我卻懂你的，從小處在富足生活的我，歷經親人相繼死亡、進出醫院多次手術、婚姻的承擔、職場人事傾軋，在繁華浮世中卻有一種扎根入裡的孤獨，怎麼也剷不盡，而你，父母雙亡，手足失和，婚事不成，性格孤高，知己難尋。這樣孤獨的我們，終究找到了精神上的依皈，那就是甚深的佛理。

學佛之後的你棄文藝筆，潛心修行，歐戰開始，你返回香港，寓居山光道，曾因房子遭白蟻，因本「戒殺」理念，賤賣房子，又遷移至山光道另一房子，跳過你中年居住大半歲月的歐洲，我又到香港跑馬地的山光道去尋找你晚年的寓所，乃至最後離開人間的東蓮覺院。

而今，我到新加坡，這也是你曾到過之處。我出了二樓的樓梯間，看到眼前的展件，但覺腦門一轟，有點承受過度，因為展間多的是一件又一件豐子愷的原作，有護生圖、風景畫，廣洽法師畫像、弘一大師像，以及用毛筆寫給廣洽法師的信，除此還有徐悲鴻、齊白石、馬一浮、吳昌碩、于右任的作品。上到三樓，弘一大師、印光大師、演本法師、竺摩法師等高僧的作品，有如近代佛教史的一卷長軸，在參觀者的面前逐一展開。我瀏覽一遍，沒有停留太久，因為我的心思在一樓你的書作上。

一樓彌陀聖號的持誦停歇，料想共修會應已結束，於是我下樓去，看到居士們正在抽衣，我大步就來到「香光莊嚴」前，感覺那清秀的楷體適切反應你的氣質，出身官宦之家，自幼被良好教育形塑。在你作品右邊是葉恭綽的一幅字，我驚訝「怎麼這樣巧」，他曾為你編譯的《歐美之光》封面題字，並曾參與《護生畫集》第五集的詩作，感覺上好像和你同時代的高僧、大居士的身影全在這小小的薈蔔

院裡相會，而鑽研律宗的弘一大師、精修淨土的印光大師，還有奉持「師心即我心」的廣洽法師、豐子愷，葉恭綽居士和你一碧城居士，如今的你們又在哪個淨土呢？

現在，我正是你在世的最後歲數，回首，我似冥冥受到你的牽引，前望，這樣的牽引已經嘎然而止，接下來我得自己往前走，獨自去完成一個人的功課。

踏出蒼蘊院的大門，碧城居士，我在心中默默的向你致謝，謝謝你引我閱歷過那麼多不同的世界。緩緩穿過芽龍紅燈區的曖昧嘈雜，我感到無比的平靜。